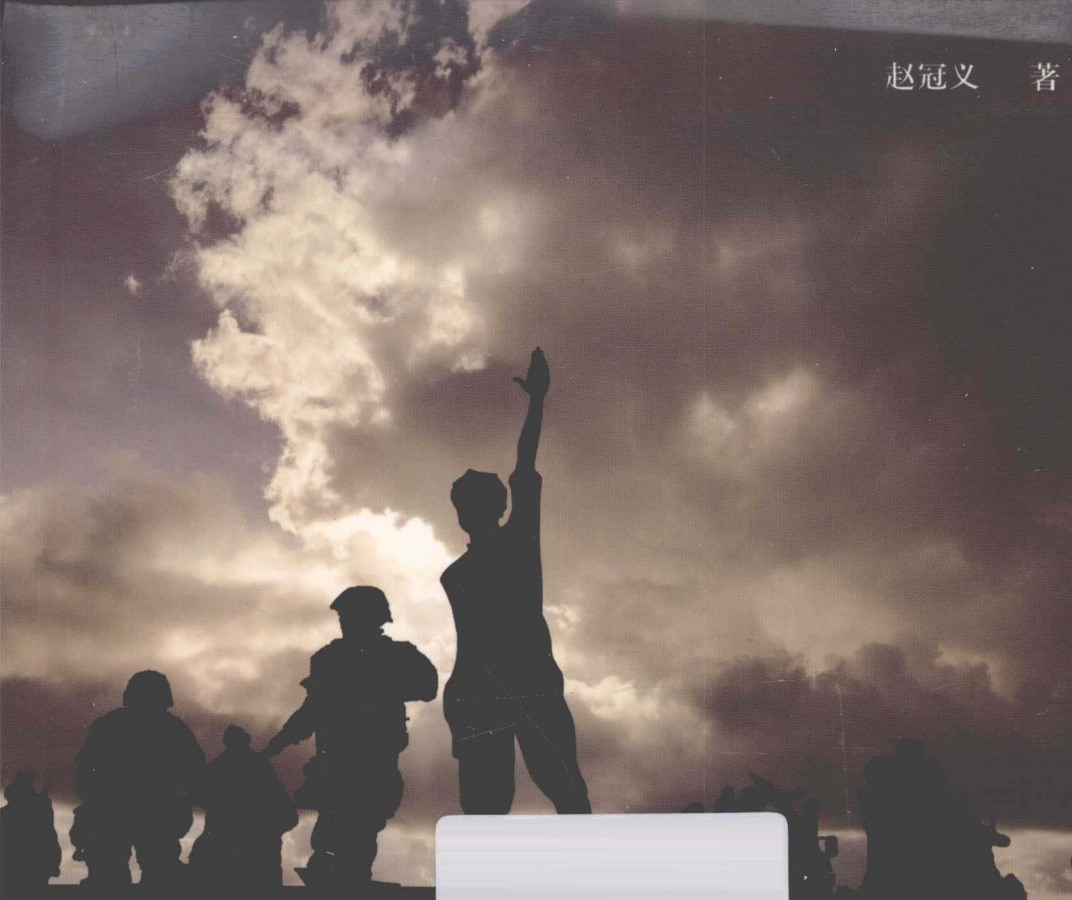


赵冠义 著



悲章痛史铭英雄

—— 杭州抗日战争故事

勿忘江边哭声
目睹兽践踏杭城
一次不寻常的钓鱼之行
杭州地区的对日反击战
天目山：抗日丰碑
名山险难，见证奋勇杀敌
苏嘉铁路
昆山门外井日寇
险渡春江斩王杨
奇袭贝衙剿国贼
媚敌求荣，王夫喊杀



杭州出版社

HANGZHOU PUBLISHING HOUSE

悲章痛史铭英雄

—— 杭州抗日战争故事

赵冠义 著



杭州出版社
HANGZHOU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悲章痛史铭英雄：杭州抗日战争故事 / 赵冠义著. —
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4

ISBN 978-7-80758-714-9

I. ①悲… II. ①赵… III. ①革命故事—作品
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302653号

悲章痛史铭英雄

——杭州抗日战争故事

赵冠义 著

责任编辑 孙旭明

封面设计 祁睿一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杭州西湖文化广场32号6楼)

电话：0571-87997719 邮编：310014

排 版 杭州立飞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字 数 145千

印 张 7.25

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8-714-9

定 价 22.00元

序 言

“痛史铭英烈，悲章颂毅魂。”

说起杭州，人们就会想到唐诗宋词里许许多多耳熟能详的佳词丽句。如“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宋之问）；“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苏轼）；“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烟柳画桥，风帘翠幕”“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柳永）等等。当然也会联想到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邂逅定情；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万松书院同窗共读和他俩间的生死恋情；以及早在南齐时钱塘苏小小吟唱的诗句“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似乎由于西湖那柔美秀丽的景色，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竟成为千百年来经常上演爱情悲喜剧的舞台！前几年有人在赞赏杭州姑娘温婉灵秀的同时，说杭州是“女性化的城市”。也有杭人自称杭州是“女装之都”等等。如按此类称颂，那杭州就只有阴柔之美，而缺阳刚之气了。岂不是自销风骨，凌夷豪情？

其实杭州这座千年古都和中华大地上其他城市一样，继承了我们古老民族的传统和精神；同样发生过抵御异族入侵



的激烈的抗争。西湖边曾经洒遍亡国遗民的斑斑血泪；城头刑场上一次再次地回响过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慷慨就义时吟诵绝命诗的悲声。“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清·袁枚），留存在杭州青山绿水间的岳飞、于谦、张苍水和辛亥革命先烈们的坟墓和祠堂才是杭州历史积淀的精华所在，是杭州最可珍惜的历史遗产。

改革开放以来，淞沪抗战将士的铜像重新挺立在湖滨；松木场的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坊也得到保护和维修。高耸在云居山巅的革命烈士纪念塔和钱塘江边的解放纪念碑以及五十年来一直受杭州人民瞻仰的抗美援朝志愿军铜像都是新时代里杭州风光的亮点。

纪念性建筑物铭记着近代中国的苦难、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创建新中国的奋斗历程和烈士们的不朽功勋。它们弘扬民族气节，激励革命意志，在湖光山色间焕发出壮丽的异彩。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淞沪战场失利，首都南京沦陷，国民政府为保存抗战实力，主动放弃无险可守的杭州，退守钱塘江南，凭借江水来抵挡日军凌厉的攻势，所以杭州没有经过激战而沦入敌手。但这并没有让杭州人民避免国破家亡的战争浩劫。杭州市郊几乎所有村镇都遭到日寇不止一次的烧杀劫掠。据民国时期的粗略统计，逾十万无辜百姓惨死在日寇刀枪下，而且遭受的杀戮手段十分残暴和灭绝人性。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战前繁荣的市郊村镇几乎都是草舍而很

少有瓦屋就是明证。而从沦陷到光复的八年间，杭州城内和郊县始终没有终止过反抗日寇的战斗和诛杀汉奸国贼的正义行动。杭州人民和所有的炎黄子孙一样，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面对外敌入侵敢于奋起抵抗、宁死不屈的传统和精神。在民族的命运存亡绝续的危急时刻，前赴后继，为国献身。抗日的军民，不分信仰和党派，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女，是他们的鲜血和生命铸就了杭州的光荣和尊严。

多方面的原因使书刊所载的杭州抗日史迹往往是挂一漏万。本书作者有鉴于此，乃在离休后专心于发掘逐渐湮没的杭州抗日史实，采访尚存于世的抗日战士和曾遭日寇迫害的幸存的老人；查阅民国档案；撰写反映抗战军民在杭州及附近郊县与日寇和汉奸英勇斗争的纪实文学，并陆续发表于报刊。今挑选部分文章辑成此书，目的是使抗日先烈们的爱国精神能彪炳史册、光耀千古。让我们的后代不忘当年贫弱和分裂的祖国曾经饱受强邻日本的欺凌、侮辱、掠夺和屠戮。须知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就成为侵略中国的野心最猖狂、侵略的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次数最频繁和杀虐奸淫中国人民最残暴、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最巨大的盗魁贼枭。中国近代血浸尸积的惨痛史实是今天日本右翼分子的任何抵赖都无法抹杀的！

我们作为有五千多年光辉文明传统的中华儿女，如果在歌舞升平之际忘记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容忍日本侵略



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血海深仇；甚至漠视日本右翼分子蠢蠢欲动以图东山再起的事实；就有可能再次堕入被侵略、被欺凌、被奴役、被屠杀的苦海。作者愿以此书寄托一个老兵对国人的殷切期盼，铭记革命导师列宁的名言：

“忘记过去，就是背叛！”



目 录

序 言	1
勿忘江边哭声	1
目睹兽蹄践杭城	5
一次不寻常的钓台之行	10
杭州地区的对日反击战	15
天目山：抗日的丰碑	21
名山险滩，见证奋勇杀敌	25
苏嘉铁路	30
艮山门外炸日寇	33
险渡春江斩王扬	35
奇袭县衙锄国贼	40
媚敌求荣，千夫喊杀	43
“樱花特攻”——侵杭日军最后的疯狂	46
浙西的国共合作抗战	51
义勇志士卫飞将	58
血祭龙泉剑	78



巨奸伏诛记	85
淬恨沥血复仇刀	97
气冲霄汉断长虹	116
血岸	167



勿忘江边哭声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难民陆续来到杭州。开始时人数还不很多，大都栖息于设在刀茅巷、青年路、岳庙等地的难民收容所里，他们还幻想着战事平息后返回家乡。可是日寇发动的侵略战争日益扩大，战局不断恶化。同年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上海危急，嘉兴、嘉善等城相继沦陷，日军越过沪杭铁路，侵入浙北和苏南。逃来杭州的难民骤增，而且只在市区稍作停留后继续逃向浙东和浙西。

当时，钱塘江大桥建成仅月余，公里桥面尚未开通，成千上万的难民只能从三廊庙渡口渡往对江的西兴。上海失守后，眼见杭州沦陷也是朝夕间的事，所以杭州的居民也开始弃家外逃，三廊庙江岸每天总有十多万难民争渡，场面既混乱又紧张。日军飞机又不时来轰炸和扫射，两条稍大的渡船沉掉一条，渡江更是困难了。

11月17日，桥栏还未建成的钱塘江大桥终于开通了，难民们才得以方便过江。当天，即有十万以上的难民涌过大桥。尔后无论晴雨，桥上总是挤满了逃难的人群，从不间断。钱塘江大桥成为难民逃生和抢运抗战物资的唯一孔道，为救援一百几十万难民和保存抗战实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日军攻占南京后，于12月16日起分兵两路夹攻杭州，目的是抢占钱塘江大桥，以便跨越天堑、攻略浙、闽、赣。东路日军是伊东政喜指挥的第101（东京）师团，沿沪杭铁路西进。西路是牛岛贞雄指挥的第18（久留米）师团，从皖南的宣城、广德进入浙北。12月20日，日酋牛岛以一个旅团的精锐兵力，企图从孝丰的告岭翻越天目山直扑富春江畔，攻取桐庐和富阳，截断还在沿杭富公路撤退的中国军队和政府机关的退路，实施对杭州的远距离包抄。

情况十分危急，上任不久的浙江省省主席黄绍竑迫切要求刚从淞沪战场撤退到浙西休整的广西部队第176师务必阻敌过天目山。该师官兵不顾连续作战已月余的困乏，冒着严寒，靠窳劣的装备顽强抗击以骄横强悍和凶残著称的久留米师团，使之遭受参与南京大屠杀以来的最重大的伤亡，被迫放弃了过岭的企图。

天目山阻击战给撤退中的中国军队和无数难民赢得了宝贵的两天时间。但是，从12月22日起，久留米师团改道攻占安吉。23日又攻占余杭，再翻山插到钱塘江边的转塘镇，向东直奔钱塘江大桥。

这时的大桥上，向南行驶的车辆几乎是头尾相接，冒着日机的轰炸，撤运伤兵、军用物资和从上海抢运出来的机器设备。由于在桥北头的月轮山上架设了高射炮，使来袭的日机不敢低飞投弹，保护了大桥始终未被直接命中。到12月22日，已有三百余辆机车、二千余辆客货车和许许多多汽车

顺利过江。到23日，车辆渐少，行人猛增，公路桥面上尽是仓皇奔走的难民。到了下午四时许，桥头西侧约十华里处的梵村方向冒起黑烟，那是刚到的兽兵在肆虐！负责炸桥的军人紧张地守在南岸的控制闸旁，随时准备炸桥。然而，难民还在蜂拥上桥，哭喊着向南奔跑，炸桥的官兵无法执行命令。可是万一大桥落入日军之手，那将给坚持抗战带来无可估量的严重后果，直接危及整个东南地区的抗战形势。

人们惊恐地眺望桥西九溪方向。但见冻云四合，天色将暮，江水映照透过云隙斜照的夕阳，使五华里外九溪河口的情景历历可见。忽然在沿着江北岸丘陵小山迤逦起伏的黄泥公路上，若隐若现地出现浊黄色的人流。啊，这正是为夺取大桥而来的恶魔——久留米师团！人们惊呼着指指点点，意识到最后的时刻来到了，大桥已经到了非炸不可的时刻！

桥头的军人拉响警报，强行阻断和驱赶上桥的人群，以腾空桥面。等最后一辆汽车驶至桥南时，一声惊雷震撼大江两岸，烟尘和水雾冲天而起。建成不到两个月的中国第一座现代化铁路公路两用桥、轰然塌入滔滔江水之中！

在这同时，聚集在北岸尚未撤出的几万难民放声恸哭，声震江天。因为他们知道，从此往后将沦为亡国奴。在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下，面临被拷打、被凌辱、被奸淫、被残杀的噩运。

西边传来一阵阵清脆刺耳的三八步枪射击声，恶魔开始杀人了！不少难民在绝望之中纷纷投江，一时江面上水花



此起彼伏，点点人头随波浮沉，被江水越冲越远。桥北头铁道上也遍布死伤的难民，他们是从引桥上和铁道两侧险崖上跳下自尽的！有的人还未死去，断臂折腿地僵卧在铁轨上哀嚎呻吟。更多的难民则疯狂地、漫无方向地乱撞乱闯。一些理智尚清醒的便向附近的山坡、树丛和民居奔逃藏匿，试图躲避日寇的刀锋。最悲惨的是被挤散，被抛弃的儿童，他们在呼天抢地的哭喊中给挤下江堤，或在践踏下失去幼小的生命……这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情景，永远地深深地烙印在经历了那场撤退的杭州民众的心头。

1937年12月23日傍晚钱塘江畔的哭声已经消逝了七十余年，难民们死伤枕藉和挣扎逃生的惨相对现在生活在“人间天堂”的人们来说是很难想象了。但这是日本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血海深仇，是我们民族遭受的耻辱和灾难的冰山之一角。在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复活的今天，当年江边的哭声，不正是重新响起的警报吗？



目睹兽蹄践杭城

刻骨铭心的民族仇恨；终生不忘的耻辱时日：1937年12月24日！

在这前一天，国民党的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带着党政机关悄然避往浙西；第三战区第十集团军司令刘建绪也率部撤过钱塘江；他们扔下五十多万杭城无助的百姓。杭州全城店门紧闭，行人绝迹，一片死寂。昔日车水马龙的湖滨大道，唯有朔风卷动梧桐败叶满街翻滚；曾是游船如梭的湖上，只剩下衰荷残柳萧瑟颤抖。但见铅灰色的群山缠裹在铅灰色的寒烟里，紧紧挤箍住铅灰色的湖水，暗沉沉的湖面仿佛是凝固了的冷冰冰的铅板，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可怜的被“党国”遗弃的西湖，像是个蜷伏在暴徒脚下的弱女，为即将遭受凌辱而恐惧得木僵啦！

一路灭镇屠村的日军分三路直扑杭州。他们在探明杭州已是空城后，便在城外停步，准备明日举行入城式。为的是炫耀“皇军”赫赫军威，给历来崇文不尚武的儒雅的杭州民众一个震慑。侵略者的骄横猖狂；民族的深重灾难；当亡国奴的奇耻大辱；使沉浸在历史所积淀的爱国情怀里的杭州民众心如刀绞。每当想起长卧在西子湖头的岳飞、于谦和张苍



水，人们便相顾吞泣，泪如涌泉。

我任教的小学已经解散。因为受托封存学校房产，留下来和庶务员徐浚源、工友林老伯迟走。作为手无寸铁的教师，虽不能和民族敌人拼杀于战场，但我们绝不甘心让敌人从容践踏有“人间天堂”美誉的家乡。要警告凶焰正炽的东洋强盗：杭州民众决不做驯服的奴隶！

“写标语贴到大街上去！”三人几乎同时说出这个打算。很快，徐浚源抱来大卷彩纸，林老伯裁，我挥笔快写：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人不做亡国奴！”

“驱逐日寇，卫我中华！”

“抗战到底，抗战必胜！”

.....

正当这时，忽听到阵阵惊雷从南天滚滚传来。轰隆隆响越天顶，在西湖群山间激起嗡嗡不绝的回声。寒冬腊月岂有春雷？原来这是军人在炸毁通向后方的唯一通道的钱塘江大桥！

听着爆炸声，大家脸色铁青，兀立无言。我们来不及过江，从此与江南的后方同胞隔绝。只能依靠自己的机智和勇气，在敌人的屠刀下匿影藏迹，躲闪铁蹄的蹂躏了。

此刻正是下午五时。片刻后，寒风骤增，雨雪纷至。

“走，上街！”徐浚源猛地一拍桌板，泪流满面地叫喊。

我们斜撑油纸伞，顶风出了校门。先在西大街贴，再沿着延龄路向南，顺迎紫路向东到达当年张苍水就义的官巷口，



然后顺着中山路向鼓楼贴过去。一路上，不时有门板开条小缝，露出烛光和惊诧而钦佩的笑容。更使我们受鼓舞的是在三元坊遇到同样在贴抗日标语的一伙青年学生，他们是从火车站沿清泰街贴过来的。一问，竟是苏州晏城中学的流亡学生！但是时间紧迫，彼此无暇表达敬意，只能深情地握了一阵子手后又分头张贴。然而一股热流充塞心胸又涌遍全身，感情上获得莫大的欣慰。在家乡沦陷的前夕，热血青年们毕竟以笔作枪，向残暴的侵略军表示反抗，向父老乡亲们表达了民族不屈的志气。

贴完标语，已过半夜。我们踏着弹跳的雪霰，穿过空寂的石板长巷，走向吴山。林老伯的家就在吴山上，我们确已精疲力竭，又冷又饿，必须稍事休息，再商议下一步打算。

林家也是人走楼空。桌上留着林老伯儿子草草写成的字条：“爹，要炸大桥了！等你不及，我们先过江了！你见条快来，快！”

林老伯惨然一笑。扯碎纸条。默默地给我们盛来冷饭。

当晚我们彻夜未眠，谈论着自从11月间日军偷袭金山卫以来，局势的急骤恶化以及今后如何安全离开杭州，去寻找撤往浙西的学校，只觉得黎明很快来临，黑沉沉的雨云透出乳白色。大家挤在高临鼓楼上方的林家阁楼上，透过玻璃小窗，紧张地往下张望。

不一会，鼓楼前大街上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黑影，贴着两边店铺的门摸索前行。蹒跚的步姿，佝偻的身躯和刺刀的



幽光表明这是入城日军的斥候(侦察兵)。恶魔终于出现了……

日军的前哨和领路的汉奸阴森森地把守住通往大街的巷口。几个习惯早起的老人不明底细，前去张望，都在惨叫声里被一一刺倒。可怜的老人们倒伏在巷口的积水里。悲呼恸哭的儿孙们只能从家门口远远地望着自己的长辈在血水里扭动挣扎，不敢上前救护，眼睁睁地让这些无辜老人哀号呻吟，痛苦万分地死去。

天大亮后，大队日军从凤山门和草桥门两个方向蜂拥而来，汇流到古老的鼓楼城门口。吝啬成性的日本人没有前导的乐队，只有一支支尖声怪响的喇叭，吹出单调的号音，算是壮军威、庆凯旋的礼乐。尽管走在队伍前面的军官们挺胸鼓腹，长刀拖地，硬装出日本武士“雄姿”，他们身后的士兵们却队形散乱、纷杂；疲惫萎顿、邋遢污秽，缚在刺刀上的太阳旗湿漉漉地耷拉在枪筒上。他们的装备也不过是长长的三八式步枪，歪把轻机枪和掷弹筒。这支军队靠的是疯狂的武士道精神和凶残的烧杀，蹂躏了锦绣江南的几十万平方公里土地。

近午时分，黑云沉压，雪疏雨密。山上山下，城门内外，雨雾迷蒙。只望得见一簇簇闪烁着暗光的钢盔和土黄色的雨衣，蠕动着穿过城门，缓缓地流入中山大街，恰像混浊的泥流在吞噬它前进道路上的一切。

瞧那些饱浸泥水的大头粗皮靴正重重地踩在光滑的柏油面路上！听那炮车铁轮碾压家乡大地的隆隆声！兽蹄践踏的